

# 生活与命运

(上)

〔苏联〕B. C. 格罗斯曼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 512.45  
6278

# 生活与命运

(上)

〔苏联〕B. C. 格罗斯曼 著

王福曾 李玉贞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年 北京

1512 45  
2078

# 生活与命运

(下)

〔苏联〕B. C. 格罗斯曼 著  
王福曾 孙维稻 李玉贞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年 北京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В · С · Гроссман

译自苏联《十月》杂志 1988 年 1—4 期

生活与命运

〔苏联〕В·С·格罗斯曼 著  
王福曾 李玉贞 孙维韬译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31·75 715000 字  
1989 年 5 月第一版 198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57-0177-0/I·103 定价: 10·60 元  
(内部发行)

## 译者序

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被苏联国内和西方誉为当代《战争与和平》的恢宏巨著，经过译者一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

每当伏案工作之余，闭目遐想的时候，不知怎么，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位可敬的作家腋下夹着手稿，在寒风凛冽中，为这部书的出版四出奔波，行色匆匆的身影……我深深地为他坎坷的一生，为他这部奇书的坎坷遭遇嗟叹，惋惜。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当过化学工程师。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火最炽、环境最为险恶的斯大林格勒前线任战地记者。战后，他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成为苏联很有影响的、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部书于1949年由著名作家茅盾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此后，格罗斯曼又写了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书中有的内容触犯时忌，1953年遭到围攻批判，但格罗斯曼并未因此消沉。

1960年，格罗斯曼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写成《生活与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书稿送到《旗》杂志编辑部后，立刻被视为洪水猛兽。据说，他的书稿曾被送到内务部审查，很快，祸从天降，他的家遭到查抄，手迹，信件，打印稿，乃至打字机的色带，也被席卷而去。作者为了此书的出版，还曾上书当时

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情词恳切，要求还他这本书以“自由”。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又召见他，明确指出，这部作品也许二百年后才能出版。作家受此精神打击，4年后，郁郁而终。至80年代初，有人将书稿拍成缩微胶片，辗转带到国外，先后在瑞士、美国出版，从此在西方声名大噪。1988年，随着苏联国内改革大潮的汹涌澎湃，格罗斯曼这部小说才得以重见天日，正式在自己的祖国苏联出版。此书目前在苏联国内的开禁作品和反思文学中，是最有影响的畅销书之一。

格罗斯曼是一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家，他热爱人民，关心国家命运，他在这部小说中，回顾历史上的悲剧，思索现实中的积弊，写战争的残酷，写德国集中营的屠戮，写苏联劳改营的血泪，写政治迫害的暴戾，写苏联社会中的个人迷信，思想禁锢和践踏民主与法制。他百感交集，痛定思痛，上下求索，抒尽了他胸中的块垒和积郁，完成了这部思索型的小说。苏联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曾说：“格罗斯曼在1960年就懂得了今天我们才懂的东西。”1959年，格罗斯曼在结束这本书的写作时，写道：“书的命运最近就要和我分离了。它将独自实现自我。”不错，作家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了，然而，他的这部遗著是永存的，《生活与命运》必将历久弥新，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传世之作。

是为序。

王福曾

1989年4月25日

## 人 物 表

叶廖缅科	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
崔可夫	苏军第 62 集团军司令
古罗夫	苏军第 62 集团军军事委员
克雷洛夫	苏军第 62 集团军参谋长
阿布拉莫夫	苏军第 64 集团军军事委员
诺维科夫	苏军坦克军军长
格特马诺夫	苏军坦克军政委
涅乌多勃诺夫	苏军坦克军参谋长
巴秋克	苏军师长，中校
斯维林	苏军师政委
古尔季耶夫	苏军师长，上校
罗季姆采夫	苏军师长
达连斯基	苏军中校
别列兹金	苏军团长
扎卡布鲁卡	苏军空军团长，少校
皮沃瓦罗夫	苏军团政委
波丘法罗夫	苏军营长
格列科夫	苏军坚守“6.1”号楼指挥员
波利亚科夫	苏军老兵

格卢什科夫	苏军勤务兵
保卢斯	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
利斯	德国集中营党卫军头目
凯泽	德国集中营看管
莫斯托夫斯科依	德国集中营囚徒，老布尔什维克
叶尔绍夫	德国集中营苏军战俘，少校
伊孔尼科夫	德国集中营囚徒
切尔涅佐夫	德国集中营囚徒，孟什维克
古济	德国集中营囚徒，苏军少将
加尔迪	德国集中营囚徒，意大利神父
列维顿	德国集中营囚徒，苏军战俘
达维德	德国集中营囚徒，犹太儿童
瑙姆·罗森贝格	德国集中营囚徒，焚尸工
阿巴尔丘克	苏联劳改营囚犯，柳德米拉前夫
巴尔哈托夫	苏联劳改营囚犯
马加尔	苏联劳改营囚犯
鲁宾	苏联劳改营囚犯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	老革命家沙波什尼科夫的妻子
柳德米拉	亚历山德拉的大女儿
施特鲁姆	柳德米拉的丈夫，核物理学家
娜佳	柳德米拉和施特鲁姆的女儿
托利亚	柳德米拉和阿巴尔丘克的儿子，苏



安娜·谢苗诺芙娜	军中尉
玛丽娅	施特鲁姆的母亲，犹太人
斯皮里多诺夫	亚历山德拉的三女儿
维拉	玛丽娅的丈夫
维克托罗夫	斯皮里多诺夫的女儿
热尼娅	维拉的恋人，苏军空军中尉
克雷莫夫	亚历山德拉的二女儿
热尼·亨里希逊	热尼娅的前夫，苏军营级政委
德米特里	曾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当过保姆
谢辽沙	亚历山德拉的儿子
卡佳·温格罗娃	德米特里的儿子
希沙科夫	谢辽沙的恋人，苏军报务员
索科洛夫	核物理研究所所长
玛丽娅·伊万诺芙娜	核物理学家
马季亚罗夫	索科洛夫的妻子
卡里莫夫	历史学家
李莫诺夫	翻译家
格里申	画家
	古比雪夫市户籍科长

## 出版说明

《生活与命运》是苏联作家瓦·谢·格罗斯曼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1960年写成，1988年在苏联开禁刊出。作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伟大的苏联军民在斯大林的统率下，取得卫国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历史画面。作者以凝重的历史笔墨展示了敌我双方以战争为中心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对当时苏联社会存在的个人迷信、肃反扩大化、官僚主义、特权、不重视知识人才乃至民族歧视等种种现象和弊端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评。苏联一位著名批评家说：“格罗斯曼1960年就懂得了今天我们才懂的东西。”但是，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人权等的认识有着明显的个人局限性，未必是正确的，希望读者批判地阅读。

# 1

空中雾气迷漫。汽车前灯照亮了公路边的高压线。

没有下雨，但黎明时分，土地是湿润的。每当禁止通行的信号灯闪烁的时候，潮湿的沥青路上就浮现出一个轮廓不鲜明的淡红色光点。远在几公里之外就能看到集中营的景象。电线，公路，铁路，密密麻麻，全都向那里伸去，这是充满了直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大地、秋空、薄雾都被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分割开来。

远方响起沉闷而悠长的汽笛声。

公路靠近铁路，一队满载水泥的汽车有一段时间与一列望不到尽头的、长长的货车，几乎同速行驶。穿军服的汽车司机们对比肩而行的列车，对车上人们一张张苍白的面孔，全然视而不见。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围墙，那是一排排架在钢筋水泥柱上的铁丝网。一溜溜棚屋构成了宽阔而笔直的街道。千篇一律的格式显示出这座巨大集中营的惨无人道。

俄罗斯农舍何止千万，但你找不出，也不可能找出完全雷同的两座房子。一切生机蓬勃的东西，都不会是千篇一律的。两个人一幅模样，两丛野蔷薇一个形象，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生命只有在暴力肆虐，力图抹杀它的特色和个性的时候，才黯然失色。

头发苍白的司机以一只眼，漫不经心地看着一掠而过的水泥柱，探照灯在上面不停旋转的高大电线杆，和那一座座水泥塔楼。透过玻璃凸窗，看得见在旋转机枪边值勤的卫兵。司机向他的助手使了个眼色，机车发出警告信号。灯火通明的岗亭，在涂有黑白条纹横栏木边等候的一长串汽车，公牛一样圆睁红眼的信号灯，转瞬而过。

远远的听到迎面驶出列车的鸣笛声。司机对助手说：“楚克尔来了，我听得出这车野蛮的笛声，这车卸货后直奔慕尼黑。”

这空列车吼叫着与开往集中营的列车迎头相望。四散的水汽嘶响着，两列车的车厢之间，有灰色的光束忽明忽暗闪动，突然间，这空间和这秋日的晨光又象破布败絮一样连缀起来，凑成了一幅和谐跃动的画面。

司机的助手掏出衣袋中的小镜子，照了照自己油污的面颊。司机也打手势要借用一下他的小镜子。

助手激动地说：“唉，阿波菲尔同志，您信不信，如果不是车厢要消毒，我们本来能赶回去吃午饭，不必耗到4点钟。好象在我们中心站不能进行消毒似的。”

没完没了谈消毒这件事，老头听腻了。

“给个长信号，”他说。“我们不走备用线，直接开到主卸货场去。”

## 2

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莫斯科依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头一次认真使用自己的外语知识。战前，他在列宁格勒不常有机会和外国人攀谈。现在，他又记起了流亡伦敦和瑞士的那些年代，当时，在革命者中间，大家能用好

多种欧洲语言说话、争论和唱歌。

邻床的意大利神父加尔迪告诉莫斯托夫斯科依，集中营里有 56 个民族的人。

这些在集中营棚屋中苦受煎熬的几万名居民，他们的命运遭遇，他们的脸色和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同样擦着地皮走路，喝的都是用冬油菜和俄国囚犯称之为“鱼眼睛”的人造西谷米熬的大锅粥。

对于集中营的长官来说，人们赖以区别的标志，就是号码和缝在衣服上的各色布条：政治犯戴红布条，怠工犯戴黑布条，盗窃杀人犯戴绿布条。

人们彼此间语言不通，但维系着他们的，是共同的命运。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手稿鉴定家要同意大利农民和目不识丁的克罗地亚牧民并排睡在硬板床上，当年，早餐要向厨师点菜，胃口不好又足以使管家娘惶惶不安的人，现在要同靠吃腌鱼下饭的人一道，拖着木底鞋并肩去上工，而且也都饿得发慌，盼着挑桶送饭的早点来。

集中营里囚犯们的命运，现在相同，过去不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那对往日的追怀。有的思念意大利土路边的那座小花园，有的思念北海抑郁的涛声，有的思念博布鲁依斯克<sup>①</sup>郊区领导干部住宅中的那种桔红色的纸灯罩。反正每个囚徒都有着美好的过去。大凡人在进集中营之前，受的磨难越多，那他扯的谎就越离奇。

这扯谎没有实际目的，无非是颂扬自由之可贵，说集中营以外的人不可能没有好日子过……

这种集中营在战前叫政治犯集中营。

---

<sup>①</sup>苏联莫吉廖夫州的城市。——译者

纳粹党又造出了一种新型政治犯，即没有犯罪的罪犯。

许多犯人之所以进集中营，是因为在友人聚会中批评了希特勒政权，说了政治笑话。他们没有散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活动。他们的罪名是，他们可能干这种事。

在战争时期，把战俘关进政治犯集中营，也是法西斯的一个新创造。这里有在德国境内击落的英国、美国飞行员，有盖世太保感兴趣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要他们提供情报，答应合作，出谋献计；而且要让他们在形形色色宣言上签字画押。

集中营里还关押了一些游手好闲的怠工者，因为他们胆敢妄想擅自脱离开兵工厂和军事工程。集中营里关押不好好干活的工人，这又是纳粹党的一大发明。

集中营还有一些衣服上缝有紫布条的犯人。这是一些逃离法西斯德国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的一大发明。凡是离开德国者，不管他们在国外如何检点自身，仍是政治上的敌人。

上衣戴有绿布条的犯人则是一些溜门撬锁的惯偷，他们是集中营里的特殊阶层，这里的看管人员靠他们监管政治犯。

从刑事犯统治政治犯这点看，这又是纳粹党的一个创新。

集中营里还有一些经历过特殊遭遇的人，无法用布条的颜色来相应加以标志。但是，纳粹党仍然在这里为弄蛇的印度人，由德黑兰前来学习德国油画的伊朗人，以及攻读物理的中国留学生准备了硬板床、喝烂菜汤的饭盒和在种植园的12小时劳役。

不分白天黑夜，列车源源不断向集中营，向这死亡之营开来。空中，充满了车轮的轧轧声，机车的吼叫声，还有那成千上万囚犯的脚步声。人人衣服上都缝着五位数的蓝色号码。集中营成了所谓新欧洲的城市。这些城市按照规划正日趋扩大，那里面有街巷、广场、医院，还有旧货市场、焚尸炉和运动

场。

一些城市边缘上的旧式监狱，和这些集中营相比，和这些焚尸炉上空足以把人吓昏的黑红色烟云相比，真未免是小巫见大巫，看来太憨厚、太迂腐了。

有人会以为，统治如此众多的囚犯，恐怕需要数量庞大的，乃至上百万的狱监和狱卒。但并非如此。集中营的棚屋里，有时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党卫军的人影！在集中营式的城堡里，囚犯们自己充任警卫的角色。他们自己维持棚屋的内部秩序，懂得自己只能往自己盆里放霉烂、冻坏的土豆，而把精选出上好的、大个儿的土豆送到军队的给养基地去。

囚犯是这劳工营医院和试验室里的医生和细菌化学家，是这劳工营内扫街道的清洁工，他们还是这里的工程师，专司水电采暖、制造机器零件之职。

集中营里充任凶恶而干练的警察角色的是左臂上戴着宽宽的黄袖章的囚犯头，有营头、区头和室头，他们控制着集中营内上上下下的生活，大至关系到全营的事务，小到夜里板床间发生的口角纠纷，他们无所不管。这种囚犯参与集中营王国之内的机要大事，甚至能参与圈定黑名单，参与水泥暗室内的刑讯拷问。好象只要上司不在，为了防止逃跑和监督干活，这些人就会自动维持高压电流的畅通似的。

这些囚犯头对集中营长官唯命是从，但他们也唉声叹气，看到有人送往焚尸炉的时候，也唏嘘流泪……不过，这种双重人格的心态不会持续到底的，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黑名单。最让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感到惶然的，是纳粹党徒在集中营里的形象，他们并不象演员表演的那样，戴着单眼镜，目空一切，不近人情。集中营里的纳粹党徒自有其特点，他们平易近人，并不脱离治下的顺民，他们象大家那样说笑，也能

逗引别人开怀大笑，他们是平民，而且随分从俗，他们对这些失去自由的人，对这些人的语言、内心和才智，了如指掌。

### 3

莫斯托夫斯科依，阿格里皮娜·彼得罗芙娜是8月的一天夜里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德国人逮捕的，之后，被解到了步兵师司令部。

经过审问，阿格里皮娜·彼得罗芙娜获释，译员按照野战宪兵队部的吩咐，给她一块豌豆面包和两张红色票面的30卢布钞票。谢苗诺夫被编进俘虏队，到韦尔加奇村的集中营司令部去了。莫斯托夫斯科依，索菲娅·奥西波芙娜·列维顿则被送到了集团军司令部。

在那儿，莫斯托夫斯科依最后一次见到索菲娅·奥西波芙娜。她站在满是尘土的院子中，没戴船形帽，符号也撕坏了。让莫斯托夫斯科依感到欣慰的是她眼中和脸上流露出忧闷而忿怒的表情。

经过第三次审讯，莫斯托夫斯科依在驱赶之下徒步走到火车站。这里正往列车上装粮食。有10节车厢载着到德国当劳工的青年男女，列车启动时，莫斯托夫斯科依听到了女人的哭叫声。他被锁在硬座车厢的一间乘员室里。押解他的士兵倒不粗野，但当莫斯托夫斯科依问他话时，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聋哑人才有的表情。令人感到，这个兵确实在全神贯注看管着他。正如同动物园里有经验的饲养员在铁路的长途运送中，毫不懈怠，沉默无语，紧张注视着笼中低声嘶叫，来回走动的野兽一样。当列车经过波兰总督领地的时候，包厢里来了一位新旅客，此人是波兰主教，花白头发，颀长而俊秀，眼里流露出



悲戚，嘴唇象青年人一样丰厚。他马上就向莫斯托夫斯科依说起希特勒迫害波兰教会的情形。他的俄语带有浓重的波兰口音。后来，米哈依尔·西多罗维奇大骂了一通天主教和神父，他沉默了，待莫斯托夫斯科依再提问题，他也只是三言两语用波兰话回答。过了几个小时，到波兹南，让他下了车。

车过柏林，莫斯托夫斯科依被押进集中营……来到这间盖世太保羁押要犯的监房，在这儿真是度日如年。这个特殊监房，略比劳工营吃得好些，但这是畜生遭受试验室磨难的一种轻松生活。有个值班的囚犯把一个家伙叫到门边，原来是他要占那人便宜，用一小撮烟换他一份吃的，这人倒也心满意足，嘿嘿笑着回到自己床上。接着又叫另一个人，这人中断谈话，向门走去，于是，这人的谈友悻悻而回。过了一天，囚犯头来到床边，吩咐值班的那个家伙收拾他自己的破烂搬走，随后就有人试探着问囚室头凯泽：能不能去占空下的床铺？就这样，百无聊赖，胡扯乱弹，打发日子，谈黑名单，谈焚尸，谈集中营里的几个足球队，说种植园的那帮沼泽劳工队最强，林区队也不示弱，伙夫队攻球凶猛，波兰人的“普拉采菲克斯”队缺少好后卫。一传十，十传百，花样翻新，关于新武器，关于纳粹领袖内哄的传闻，大家都听腻了。传闻永远是诱人的，也是虚构的，这是集中营囚犯的一剂鸦片。

#### 4

天将亮时，下了一场雪，这雪直到中午也没有融化。俄罗斯的囚徒们亦喜亦忧。雪带来了俄国气息，这白雪在他们可怜而疲惫不堪的脚下铺上了母亲的头巾，这白雪染白了棚屋的屋顶，远看就象家乡的农舍一样。